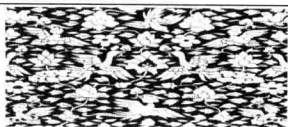


論文選題與 研究創新

張高評 著





論文選題與研究創新

著者◎張高評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論文選題與研究創新／張高評著．— 初版．—

臺北市：里仁，2013.10

面；公分

ISBN 978-986-6178-68-9（精裝）

1.論文寫作法 2.研究方法

811.4

102020159

· 本書經作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

論文選題與研究創新

張高評 著

校對：作者自校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編輯委員：王國良·陳益源·張高評

鹿憶鹿·廖棟樑·鄭文惠

發行人：徐秀榮

臺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五樓之2

電話：(886-2) 2391-3325 · 2351-7610 ·

2321-8231

FAX：(886-2) 3393-7766

網站：<http://lernbook.webdiy.com.tw>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印刷所：福霖印刷有限公司

西元二〇一三年十月五月初版

參考售價：精裝 700 元

ISBN：978-986-6178-68-9（精裝）

林 序

林 慶 彰

好友張高評教授，要我為他的大作《論文選題與研究創新》寫一篇序。我猜想他的用意，因為我曾經寫過一本《學術論文寫作指引》（臺北市：萬卷樓圖書公司，1996年）的書，指導年輕學者和研究生寫作學術論文。這書十多年間，刷了十幾次，共銷售一萬多本。也因為這樣，他要我寫這個序文，也許有要我為他的大作背書的意味。

高評兄在臺灣師大國文系畢業，隨即考上高雄師大國文研究所，以《黃梨洲及其史學》為題，在周虎林教授的指導下，撰寫碩士論文。碩士班畢業，旋即考入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班。博士論文是《左傳學之新評價》，由林尹教授、黃永武教授指導，內容包括《左傳導讀》、《左傳之文學價值》、《左傳文章義法擲微》。高評兄也成了國內數一數二的《左傳》學專家。同時，他又研究宋代詩歌與詩學，可謂國內開宋詩研究風氣的學者。他創刊《宋代文學研究叢刊》，每年出版兩期，十八開本，內容有五百多頁，是海峽兩岸研究宋詩、宋代文學最權威的刊物，前後發行15期。他又跟黃永武教授合作，編纂臺灣版《全宋詩》，時間在北大版《全宋詩》之前。雖然後來沒有編纂成功，但也引起了學術界不少的話題。所以，高評兄也因此成為宋代文學的專家。這二十多年間，他一直是宋代文學和左傳學的專家，遊走於海峽兩岸三地學術界。為了推廣宋詩，跟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復旦

大學都有很密切的合作。可以說是宋代文學投注心力最多的一位學者。

近年與他見面，他常常抱怨年青人寫論文的時候不會選擇題目，不會收集資料，所以往往出師不利。他準備寫一本叫《論文選題與研究創新》的書。民國九十二（2003）年五月開始，在《國文天地》發表〈論文選題與學術研究〉，可以說是他對這個問題的初步看法。以後陸續在《書目季刊》發表〈論文之選題與規劃〉、〈研究視野與學術創新〉、〈論文選題與成果之獨到創新〉，這幾篇論文可說是他大作內容的精華。現在這些文稿經過他的補充加工，完成了一本三十六萬字的大作，個人拜讀之餘，感到相當的敬佩。

黃永武教授在他的小品文〈法鼓因緣〉中說道：「台灣中文界有南北兩條牛，北牛林慶彰，南牛張高評，號為國學界研究的蠻牛。」黃教授把我跟他的高足高評教授相提並論，我感到很榮幸。但是就學術研究成果來說，高評兄是比我高出很多。這一本《論文選題與研究創新》共分為十一章，從緒論到結論，層層漸進。對選題的準備工作，如文獻評鑑、問題意識、選題的指向、選題的規劃；還有研究創新的策略，如研究方法之講求、研究觀點之轉換、跨越學科之整合、多元視角的開拓、善用新出土的文獻，以及專題計畫之執行等等，都有非常深刻的論述。以前我撰寫《學術論文寫作指引》的時候，只用一章的篇幅來討論論文選題的問題，當時雖然只用一章，但是我想到的問題，好像沒有一章那麼多。高評兄的大作，用十章來討論這個問題，可見他的才華洋溢，文思充沛，我無法跟他相比。高評兄除了研究《左傳》和宋詩，最近對論文寫作的新見，成果就在《論文選題與研究創新》這本

書中。青年學者和研究生，如果有比較充分的時間，可以將高評兄這本大作，細細品嚐。一定可以得到許多他為學的秘方。這是我衷心期待的。

此外，他一直有為中文系所開拓新的出路的宏願。《國文天地》26卷3期（2010年8月），刊載專題：「中文學門的人才出路問題」，其中有高評兄一篇大作，標題叫〈中文系之轉型與跨際——從課程設計談危機與轉機〉，他認為：中文系所畢業生所面臨的困境，除了大環境的因素之外，一部分的因素是因為中文系的教育目標，和課程設計，五、六十年來始終如一，都是為培養高深學術做準備，並未針對不再深造，畢業直接進入職場的學子做規劃。因此，有五分之四畢業後即將進入職場工作的學生，沒有得到應有的訓練。所以他提出「學用合一」的觀念。他認為傳統文化應該與經營管理相結合，數位內容與文化創意產業也應該跟優質的人文經典相結合。此外，中文系的課程設計，足以影響到人才的格局，所謂「態度決定高度，格局影響結局」。中文寫作必須要實用化、創意化，這可以說是他的經世致用觀。現代的學者，往往以為已經沒有「經世致用」的機會了，只能關在研究室裏做個人的研究。高評兄不是這樣去思考，他覺得只要把對社會有益的想法寫出來，多多少少會影響到某些人，也有可能影響到擔任決策的官員。即使他對目前中文學界的出路憂心忡忡，但他對將來中文學界的前景是樂觀的。這才是符合當代需求的儒者。

去年高評兄跟我講，他要從宋詩的領域中退出。因為他已經為宋詩的研究鋪了很平坦的一條道路。他準備回到《左傳》做研究，而且要研究日本的《左傳》學。我寄給他上野賢知所編的《日本左傳學著述年表》，他嚇了一大跳，日本的《左傳》學著作竟然

有 168 家 185 種這麼多。以前都沒有想到要去研究他，是有點太忽略了日本在《左傳》的成果，他要我幫他影印幾種比較急需的日本《左傳》學著作。我很高興他能夠回到《左傳》的研究領域來，畢竟經學研究的人才也是相當缺乏的。像他這樣有成就的學者，願意重新回到經學研究的領域，對經學研究者，可說是有莫大的鼓舞。

我寫這篇序，一方面為高評兄的新作感到無比的欽佩，也歡迎高評兄重新加入經學研究的行列。

2013 年 4 月 21 日

林慶彰誌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501 研究室

王 序

王 文 進

「入門須正，立意須高」，嚴羽當年《滄浪詩話》論詩的開卷名言，是我拜讀了高評兄大作《論文選題與研究創新》之後，不禁拍案而起的浩歎。

里仁書局寄來厚厚一疊如磚塊般書稿時，東台灣尚是春雨潤物無聲的暮春四月。當時捧著如此「重逾數斤」的巨作時，心中確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這位素稱南臺之「牛」的學界戰友，果然又耕拓出一大片令人振奮的江山來，憂的是三十六萬言如何在出版社排印催促聲中得其精髓，揚其神采？何況春夏之交的桐花季，是我每年都未曾錯過的惜春之旅。未料開卷未及十之二三時，我不但興味盎然、雜念頓去，還豪性大發，急電高評兄是否可以「加贈」大作：《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春秋書法與左傳史筆》兩書以為佐證。

因為讀了《論文選題與研究創新》卷前兩、三章後，我就知道：「肯」如此、兼又「能」如此窮十年之力，寫就此「金針度人」大智弘願的論著者，其治學歷程必有一激發其「志意」的「礦源」，及完成其志業的「礦產」。換言之：著作者本身就是一極具開採價值的「礦脈」。三天之後，書寄來了。欣喜之際，頃刻間倒忘了三本著作加起來可能超過八十萬言。也好！春天花海終歸幻化似夢，書海方乃我輩中人的本份。

其實，「春秋書法與左傳學」系列，才是高評兄學術大河的本

源。「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又是其綱領主脈所在。高評兄不但藉此左右兩邊打通史學與經學的藩籬，更進而往下遙啟詞章之門，真所謂詞章、義理、史學三川匯聚。雖說前有章學誠「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為其鎖鑰；後有錢鍾書《管錘編》「昔人所謂『春秋書法』，正即修辭學之溯」導其登堂入室，但高評兄能取其奧義融入自家體系，是以而後張氏治學則近乎如入無人之境：忽而就《左傳》以拓宇《史記》；忽而順《春秋》經學下探黃澤、高攀龍之宋明儒學；忽而又據《春秋》「微婉顯誨」之高峰主脈俯瞰宋代詩學之「比興思維」「倫理實踐」，乃至於宋人如何就《春秋》書法推舉杜甫「詩史」大義。意猶未盡之時，竟又據此遠眺清代桐城方苞義法。如此一來，治學之境真乃所謂左右逢源，前呼後擁，隨心所欲而不逾矩。治學之樂有過於此乎！「入門守其正，立意得其高」，高評兄數十年縱橫學界，幾乎「無役不與」「無會不參」。不知者或疑其駁雜、責其蕪重，而今察其脈源，觀其流變，方知其由春秋左傳學入門，恰恰得「聖學之階梯，五經之鈐鍵」，既藉此匯通經史又得順勢遙探詞章奧義。「守其正」「得其高」，然後奇變相生，豈非劉彥和「原道」「徵聖」「宗經」之仙緣乎？

《論文選題與研究創新》一書，和市面常見「論文寫作格式及指引」一類的著作並不相同。最主要的區別，在於作者係以自己三十年學術生涯的自我體認及見聞評論為淵鑑，再就此提煉出如何選題、如何進行探究、如何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而後又帶領讀者如何經由單一問題的解決，進一步由「點」而「線」而「面」地逐步擴延滲拓，終至於挖掘到源源不決的「泉層」及「礦脈」，使學術研究成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意循環」。讀畢本書，

必然會深信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同樣是人生追求完美與極限的正途大道。文學創作當然可以「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經由想像與創意拓展生命的極限與巔峰；其實學術研究最高境界和偉大文學家的創作在本質上是相通的，所不同的是：學術研究者必須進一步將自己的創意通過所能蒐羅的古今文獻加以證明，更重要的是還要將所有同樣思考過同一議題的文獻與作者人名一絲不苟地加以排列記錄。所以文學家可以無所忌憚、自由翱翔於想像與創意的世界中，相形之下學術研究者在展示其創意時所受到的挑戰則更為艱難。

因此，第二章與第三章其實就是在談「選題創意的來源」，「選題創意的強化」，及「選題創意的證明」。有關「選題創意的來源」，作者認為最可靠的莫過於「讀書得間，厚積薄發」，並且最好是由原典入手。書中並引顧炎武「採銅於山」的精采譬喻。顧氏認為著書應該「採銅於山」，而避免「買舊錢」。所謂「採銅於山」就是由原典提煉出創意，而非由經過鑄造的舊錢二度加工。是以選題創意來源的第一步，應來自對原典的沉潛涵詠、厚積薄發。對於「選題創意的強化」與「選題創意的證明」，作者認為剛剛萌芽的創意，必須經過文獻評鑑的二度啟發與強化乃至於論證。因此文獻評鑑一方面是對歷來相關研究者的尊敬，另一方面是對自己選題創意必經的淬礪與挑戰。有關「原典」與「二手文獻」，本書認為其關係定位並非絕對，而是相對的。有些二手文獻經過特殊歷史時空的沉澱與轉折，也有可能升格為原典，這是本書極精彩的論辯。再則關於原典與二手文獻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作者亦有極嚴格的要求與定義：作者認為探討某一問題，徵引某一原始文獻作佐證，最先援用的人必須享有獨到的專利權。真是一語點

破古今學界陳陳相因而不自覺的通病。

學術研究係學者以身相許的終身「志業」，不可急功近利、不可淺嚐即止、不可零碎斷裂，必須有長遠的規劃、完整的理論體系，才能使研究工作源源不絕、時有新意。因此，本書第五章〈理想選題之層面與規劃〉就引用嚴耕望《治史經驗談》：「所謂的研究要做『面』的研究，不要做孤立『點』的研究。」具體地說，如同陳寅恪早就提出：研究唐代歷史，宜注意上究下探，如研究韓愈學術，當上究六朝，下探兩宋，不能止於四唐疆域，甚至只拘守中唐之世。故作者在其第十一章〈結論〉中，便再度引用嚴耕望的治史心得：「研究一個時代或朝代，最少要懂三個時代或朝代」，可謂擲地有聲，鏗鏘有力。這樣的研究，才能由「點」而「線」而「面」而「立體化」。

由於作者曾擔任成功大學文學院院長一職，遂乃時時引發其要如何將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與理工科的教授相互對談與激盪的責任感，也因此觸發其藉由學科之整合，開創大膽新穎觀點轉換的樞機。第七章〈觀點之轉換與學科之整合〉就是闡發箇中奧義。作者再三警惕學者切勿陷入「慣性思維」的窠臼，應該不斷轉換觀點，作者認為學術過度分工，彼此之間往往畫地自限，所以過度地專業慣性，往往反而成為聯想的障礙。

就如同恐龍滅絕原因的探討：科學界、古生物學界議論紛紛，最後是由諾貝爾獎天文學家兼物理學家歐瓦雷斯（Luis Alvarez）所提「行星撞擊地球」的觀點，才解決了過去莫衷一是的歧論。由於行星撞擊地球日月無光，氣溫下降，植物相繼枯萎，食物鏈被摧毀，因此造成恐龍的大滅絕。關鍵在於這個命題的假說，古生物學家與古天文學家均未料及，歐瓦雷斯將天文學與古生物學作

此跨學科的結合，才終於得到如此平息眾議的創見。作者旁徵博引、出入古今中外的博雅，使得本書既有嚴肅的學術性，又有親切的普及性，是本書又一項特色。

拜讀過高評兄《論文選題與研究創新》、《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春秋書法與左傳史筆》三部巨著之後，我似乎也由自己「六朝陶謝」、「魏晉玄意」與「三國學」的專業領域中，拓展了更大的視野，暗地裡則盤算要如何將一個時代再加上三個時代。季節也正好進入五月的「立夏」與「小滿」之間生機勃然的豐沛與篤定。桐花也許抽不出空閒去探訪了，但「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不僅是眼前的時序，也是八十萬言大作醍醐灌頂後，胸臆間盈溢著的難以言喻的充實感。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三日王文進寫於花蓮東華大學研究室

王 序

王 兆 鵬

學術學術，要「學」有「術」。「學」是學問、學養，是知識、理論；「術」是方法、經驗，是技巧、竅門。不學無術，固然做不了學問；重學輕術也做不好學問。所以，要做好學術，就要注重治學的方法、借鑒名家的經驗。

選題，是做好學問的關鍵。就像開礦，如果選擇一個蘊藏量豐富的礦山投資，則收益必大；如果選擇一個蘊藏量貧瘠的礦山開發，投資再多，收益也有限。選定了好題目，可能會事半功倍；選了個不好的題目，一定是事倍而功半。然則，什麼樣的選題是優質的選題，怎樣才能確定優質的選題，初學者困惑，老成者也未必了然。如今，文史學界有了第一部專論選題策略和方法的著作，從此，文史研究的選題有了策略的指南、方法的導引、門徑的開示，學者由此努力，庶幾可以登堂入室，深造有得。學人當額手稱慶！

《論文選題與研究創新》所提點的方法、策略，有無信度、效度？是切實可行的經驗之談，還是剪切拷貝而來的空頭之論？這要看著者是何許人，他的寫作動機為何、過程為何。

著者張高評，為成功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與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的林慶彰先生並稱「北林南張」，是臺灣學界公認的異常勤勉的兩頭「牛」之一。我與高評先生相識相知二十多年，對他的為人為學有比較深入的瞭解。總結來說，他為人為學，有「四

多」：

一是成果多。他研究的領域寬廣而精深，涉及《春秋》經學、史學和宋代文學等多個領域，僅出版的學術專著就有《左傳導讀》、《左傳之文學價值》、《左傳文章義法探微》、《左傳之文韜》、《左傳之武略》、《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春秋書法與左傳史筆》等《左傳》學研究七種；《宋詩之傳承與開拓》、《宋詩之新變與代雄》、《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宋詩特色研究》、《自成一家與宋詩宗風》、《王昭君形象之轉化與創新——史傳、小說、詩歌、雜劇之流變》、《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創造造語與宋詩特色》、《《詩人玉屑》與宋代詩學》、《《苕溪漁隱叢話》與宋代詩學典範》、《宋詩體派敘錄》、《唐詩三百首鑑賞》（上下，與黃永武先生合著）等唐宋文學研究十二種；明清史學專著《黃梨洲及其史學》一種。曾主編臺灣版《全宋詩》（與黃永武先生共同主持）；又主編《宋詩論文選輯》（全三冊）、《宋詩綜論叢編》、《史記研究粹編》（全二冊）、《古文觀止鑑賞》（上下冊）、《實用中文寫作學》、《實用中文寫作學續編》、《實用中文寫作學三編》、《實用中文寫作學四編》、《實用中文講義》（上下）、《文學數位製作與教學》、《宋代文學之會通與流變》、《金元明文學之整合研究》、《清代文學與學術》、《典範與創意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人文與創意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學藝術與創意研發研究論文集》、《傳統文化與經營管理研究論文集》、《哲學美學與傳統修辭》、《語言傳播與詩學評點》等十九種，另主編《宋代文學研究叢刊》十五輯、《宋代文哲研究集刊》創刊號。發表論文三百多篇。其著述成果量之豐碩，在兩岸三地同領域的專家中，首屈一指。

二是創意多。高評先生不是那種把聰明智慧寫在臉上之人，

他的長相，看上去很敦厚，似乎有點木訥，與他親密接觸後，才知道他的能言善談，時常是妙語連珠。他思維敏捷活躍，注重創意，點子多多。他研究宋詩，特別強調「創意造語」與「遺妍開發」。日常生活和工作，他也每每有創意。我每次跟他交往相處，都能獲得創意的提點和經驗的啟示。他曾經提示我，平時講課或講演，時有妙想妙語隨機迸發，最好能準備一錄音筆隨時錄音保存，以免時過境遷就煙消雲散。這一招果然有用。我後來在學校上課或外出講演，都要自帶錄音筆錄音。2006 年和 2008 年我先後出版的《唐宋词名篇講演錄》和《詞學研究方法十講》，都是根據課堂錄音整理而成。不是他的提醒，我恐怕難以想到要隨時自己錄音，當然也就出版不了課堂實錄的二本著作。這兩本書出版之後，反響不錯，《唐宋词名篇講演錄》初版數千冊，不到三個月就售罄，出版社後來又不斷加印。書中保留的那些課堂講課的現場感，是獨自在書桌前寫不出來的。我至今還深深感念著他的提點。

三是藏書多。2003 年秋季，我應高評先生之邀到成功大學講學，並與王偉勇教授合作做詞學專題研究。當時高評先生任系主任，一般在主任辦公室辦公，他把研究室讓給我使用。第一次進他的研究室，我深為驚訝，驚訝的不是研究室的氣派，而是藏書之繁多。牆壁四周的書架裡外兩層擺滿了書，地上也堆滿了書。除了進門到書桌前留有一條空白地帶之外，其它幾無下腳之地。後來到他家中，發現書更多。他不是專用一個書房來放書，而是除了一樓的客廳之外，二樓、三樓的各個房間都擺滿了書。他用來擺放書的，不是家庭常見的雙門對開的書櫃，而是圖書館裡常用的正反兩面都可取書的開放式書架。他的家，儼然是圖書館、藏書室。舉凡中國文學、經學、史學各個領域的研究著作，他都

收藏購買，好多大陸出版的文史哲新著，我是第一次在他的研究室和府上見到。個人藏書數量之多、品種之富、門類之全，在我熟悉的學界友人之中，大概只有復旦大學教授陳尚君可與比肩。他的論文和著作，除了原始材料豐富紮實之外，還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學術信息量特別之大，引證的問題同類的相關著作論文非常之多。讀其一文一書，相關學術動態、最新研究成果，幾可一覽無餘。早在 2000 年，德高望重的傅璇琮先生就撰文讚揚張高評的研究成果「體大思精」、「學術信息豐厚」（《中華讀書報》2000 年 7 月 9 日）。這跟他的學術意識、學術理念相關，也跟他的藏書豐富、取資方便有著直接的關聯。

四是朋友多。臺灣學界，固然是「天下誰人不識君」，在大陸學界，張高評認識的學術前輩和同道，也是相當之多。好些我不熟識的，他熟識；我熟識的，他也認識。近二十年，他幾乎每年都要來大陸參加學術會議，有時一年不止一次，而是多次。他為人又活絡熱情，善於與人交往，因此朋友極多，對大陸學界的進展、動態，瞭如指掌。日、韓、歐美漢學界，他也有不少的朋友，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國際學者」。學界友人多，資訊就靈通。學問學問，要「學」要「問」，「學」是獨學，「問」是與人交流切磋、向人請益諮詢。「學」得多，又「問」得多，自然就有學問。尤其是常與高人交流，境界會因之而提高、視野會因之而拓寬。有大胸襟、大視野、大氣魄，方能做出大學問。

著者成果多，治學的甘苦備嘗，經驗就豐富，思路就開闊，方法也多元。創意多，故能開發新領域，指點新方向，提出新選題，什麼樣的題目具有創意，什麼樣的題目陳舊無新意可言，都能洞察秋毫。藏書多、學界朋友多，掌握的學術資訊就豐饒，前

賢今哲的治學經驗、名家高手的治學特長，都了然於心。故高評著此書是得心應手、輕車熟路。他在《自序》中開宗明義地說：「這本書，借鑒名家治學之經驗，印證己身體悟之心得，提供研究選題之指南。行文中，隱含許多創意之發想術，可以當作趣味之啟示錄閱讀。」信非虛言。

通讀完書稿，深感這是一部極具適用性、指南性的好書，是文史研究者案頭必備必讀之書。初學者固然要研讀以尋求入門的途徑，有成者也應該一讀，感性的經驗被上升為理論，由自發走向自覺，既利於自己提升，也便於指導學生入門。舉一小例，也自曝點八卦：我是打蒼蠅的能手，往往是「一拍準」，家中有時飛來蒼蠅，太太一報敵情，我就急忙揮拍上陣，只要蒼蠅停住，我基本上是拍不虛發。但我是憑經驗、憑感覺，要我說如何打得準，我可說不清、道不明。高評先生在書中講了一個打蒼蠅的科學方法，就一語道破：打蒼蠅，要對準它的頭部前方。知道了這個簡明卻少有人道破的方法，我以後就可以當打蒼蠅的教練了。同樣的道理，做學術研究的高手，雖然會選題，卻未必能把選題的策略、方法、過程想得如此透徹，講得如此明白。

這本書，雖是講選題的專書，同時更是創意寶典、方法集成、經驗彙編。書中介紹了 50 多位科學家、技術發明家的經典故事和創意思維。這些故事不僅可以啟發我們從事學術研究的思路，對我們的的生活和工作也有相當的啟示和教益。書中彙聚的治學方法、治學經驗就更多。兩岸三地、歐美日韓 400 多位從事文、史、哲研究的大師、名家的治學經驗和研究方法，信手拈來，隨時提點，讀來更啟人心智，可以瞭解相關學術資訊，開拓學術視野。由於學科分工日益精細，學者往往只瞭解本專業領域或研究方向